

海外华人
学者论丛

意不尽言

| 文学的形式—文化论

赵毅衡 著

“反者道之动”：当代诗学的逆向传达

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

叙述在否定中展开

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

文化符号学中的“标出性”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海外华人
学者论丛

意不尽言

——文学的形式——文化论

赵毅衡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不尽言——文学的形式·文化论 / 赵毅衡著. —南

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.5

(海外华人学者论丛)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885 - 1

I. 意… II. 赵… III. ①文化理论—文集②比较文学—中国、西方国家—文集 IV. G0 - 53 I0 - 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3036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版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
书 名 意不尽言——文学的形式·文化论
著 者 赵毅衡
责任编辑 施 敏 编辑热线 025 - 83596027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5.5 字数 278 千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05885 - 1
定 价 24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nupress1@public1.pp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序

在当今世界大开放的新格局中，“全球化”这个名词不啻是经济、社会范畴内的一种趋势，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。表现于文化交流、学术研究领域的“全球化”，则呈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动、融会贯通，即以全新的学术视野，“打通”的学术眼光，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、比较研究中抽绎出中西学术的核心价值，并在学术规范、方式方法上衡之共通的学术标准，使学术研究不再围囿于“象牙塔”，或是圈子内激赏把玩的“妙品”，而应该使学术研究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“普世”的学术价值。

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，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走在了前列。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基础的中国文化教育，后又留学欧美，并在欧、美著名大学内从事文化教育与研究工作。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，他们并没有迷失自我。一方面，他们致力于吸收西方的文化涵养，一方面他们一样倾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。他们利用熟谙两种语言的学科背景优势，“两脚踏中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，从事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工作。他们有时就像一群学术研究的“候鸟”，穿梭往返两大洲之间，利用他们的学术假期和会议时间与国内同行作广泛的学术交流，产生了一批有价值、有创见的学术成果。而这正是我们出版这套“海外华人学者论丛”的缘由。

本论丛收集的大都是这些海外学者近几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。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，题材多样，研究形式不拘一格。他们有的文章已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过，有的则首次在国内出版。我们从审读中觉得，他们的学术视野广阔，学术架构清晰，研究问题敏锐，研究思路富有前瞻性，有些提出了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，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，学术规范的精准操作上，给国内的学术界吹来了一缕清风，我们希望这一缕清风能吹皱起国内学术界的一片涟漪。

学术无国界。在这个存在西方“话语霸权”的时代，我们突破这种“霸权”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充分彰显我们东方的学术价值，以撇清西方大众对我们文化认知与解读上的种种误区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李约瑟、费正清、杜维明、余英时们，我们需要一批东方学术的“传道者”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海外学者们提供一个学术出版的平台，我们乐于充当这样的文化支撑者。

题解

笔者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学研究，本书选自笔者近十年论文，集中在三个主题上：

一是当代文化的转型，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话语关系的变迁；

二是中国文学在现代的起伏变化，本书提出几个一直没有引起学界注意的特殊问题，例如中国文化的分层机制；

三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——海外中国文学，尤其是这些作者承受的“双语境”压力。

笔者做这些考察时，始终贯彻了自己一生坚持的形式-文化论，即从文本的形式分析出发，分解作品的再现面，找出形式构造的缝隙，从中揭示历史过程在文本背后留下的痕迹。

《庄子·齐物论第二》有云：“言者有言，其所言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”在批评性阅读之前，文本的存在待定：文本靠批评创造意义。不需要批评的文本，不是正常的文本；不需要批判的文化，不是正常的文化。但是意不尽言，因为言者之言“特未定”，批评只能产生一种可能的意义。

文本虽然靠批评展开，任何阐发出来的“意”无法穷尽“言”中潜在的意。

目 录

I. 观察西方与中国

I - 1	“反者道之动”:当代诗学的逆向传达	3
I - 2	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 ——从现象学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体裁	8
I - 3	叙述在否定中展开 ——四句破,符号方阵,《黄金时代》	24
I - 4	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	36
I - 5	文化符号学中的“标出性”	46
I - 6	两条单向道: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势态	66
I - 7	格林伯格之死:先锋靠什么活了下来?	72
I - 8	如何把韦伯切成两半? ——继发性资本主义的价值分源与“东制西动”	85

II. 观察中国文学

II - 1	可怕的不对称:中国的未来小说	101
II - 2	礼教下延,色情上升:中国文化的分层机制	122
II - 3	神性的证明:面对史铁生	135
II - 4	从金庸小说找中国人的民族共识	149
II - 5	重读《红旗歌谣》:试看“全民合一文化”	159
II - 6	无邪的伪善:俗文学的道德悖论	169

III. 观察海外中国文学

III - 1	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	185
III - 2	无根者之梦:海外小说中的飘泊主题	192
III - 3	欲界有禅 ——高行健笔下男女的肉体与精神关系	203



III-4 三层茧内：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	211
III-5 死亡诗学：访顾城	221
III-6 静静的海流：关于“海外大陆诗派”	231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意不尽言——文学的形式·文化论 / 陈晓明著. —香港：中大书局，2000.12

ISBN 962-992-122-2

定价：港币 35 元

陈晓明著《意不尽言——文学的形式·文化论》

本书是陈晓明继《文学的本体与形式》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。

陈晓明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，他以对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、哲学、美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而著称于世。

本书由三部分组成：第一部分“文学的本体与形式”，第二部分“文学与文化”，第三部分“文学与批评”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范围非常广泛，他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、哲学、美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方法也非常独特，他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问题，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，他的研究论文、专著、译文、评论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阔，他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、哲学、美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方法也非常独特，他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问题，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。

陈晓明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，他的研究论文、专著、译文、评论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I 观察西方与中国



I - 1 “反者道之动”:当代诗学的逆向传达

一 表意必有“离场”

1.1 原则:任何意义传达,构成其过程的诸成分,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,或尚未充分在场。有缺席,过程才获得展开的动力。

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,乐见其变。

可以设想一盆水端平,如长白山天池。边际周全,即无运动;有缺口才形成瀑流、江河。

1.2 在经典的、实用的、正常的表意—释义过程中,表意者及文本充分在场,而释义缺失。于是表意运动方向稳定:意义不在场,能指才指向意义。

1.3 二十世纪文论的基本出发点,是认为文学艺术不服从上述“正常表意”的公式。只是不同学派指认的缺席部分不同。

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文本用陌生化加强对客体的认识,因此客体在场;慕卡洛夫斯基与雅科布森认为诗性(符号自指性)“加深了符号同客体间的分裂”。因此传达离场,文本留下建筑自己的意义世界。

而文本充分在场,实是近世绝大部分文论派别的基本出发点,他们只是对其他成分的在场性看法不同。

1.4 缺席部分变化,引出不同的释义策略。大部分学派让作者离场;对释义者在场的程度,各派意见分歧。这些看法都与经典缺席格局相异,因此艺术释义逆正常方向展开。

但如果过于强调文本在场,释义难以追溯到发送者意图,而在文本与阅读之间形成涡流,这是现代理论的一个难点。

二 文本离场

2.1 “文本论”诸学派,对文本的在场性之充分程度论证各不相同。伯克认为修辞的前提是语言的偏差与讹误;布鲁克斯认为文学语言必反讽,即多层意指只有表层在场;索绪尔认为只有靠能指差异才挑明所指。因此文本从来不是充分在场的。



摧毁文本在场观念，是后结构主义的起点。巴尔特首先把文本分解成碎片；德里达把共时的差异发展为历时的差延，能指自身创造了延搁的可能，替代物的非共时入场代替了能指之网。

2.2 比理论稍早，当代文学，尤其是被称为“后现代先锋”的文学，已迫使文本有机结构解体为任意性、片断性、无联结可能的并置、无整合可能的拼贴。

语言的意义能力贬值，让位给戏仿与反讽。虽然文本不可能完全缺席，不会沦为彻底的沉默，意义的锚泊点却明确移到文本之外：戏仿与反讽只有阅读才能识别。

2.3 后结构的表意浸透了元意识。元小说是文本的自我掏空；是对文本欺骗性在场的自我揭露。当戏仿撩开傀儡戏牵线班子的遮幕，释义就被推上前台。

现代主义把语言中的悲剧变成悲剧语言，后现代主义把语言中的荒诞变成荒诞语言。

三 削平深度？

3.1 后现代文学与后结构主义诗学有条共同的口号：削平深度。

就文学而言，文本不再指向意义，只留下意义的痕迹，或者说似乎有意义的逗弄；就诗学而言，是消除元语言，切断表意之链，从而使释义不服从某个标准。

3.2 但是批评性阅读失却预设元语言后，并没有改变它作为元操作的性质。相反，它自设元语言，这样，释义不再是自动翻译，而是不断自行衍生意义的运动。

这种操作的目的不是寻找原设的意义，而是创造意义；不指向待发现的真理，而是指向某种文化有效性。

当文本取消深度浮面化时，批评性阅读产生意义，迫使文本的空白和沉默处说话。由此，文本的意义并不先在，而产生于批评性阅读之后。

3.3 于是文本不再以表意-释义为中轴，而只是一个呼唤结构，一份邀请书或挑战书。它无法提供自我意识，而靠产生意义的阅读提供意识主体。

3.4 至此，诗学终于形成倒流式传达。唯一真正在场的是释义主体，其他各种成分虽然没有完全离场，都采取离场的姿态，离场的程度大致依次为作者、文本、语境、前文本。



四 反意义虚无主义

4.1 我的批评在场论,是针对某些后结构主义者的意义虚无主义提出来的。

巴尔特首先把批评看做与文本一样无深度的游戏。它追求的不是意义,而是快感,文本只有“性感”,批评只求享受,不追索意义。

德里达的冲击最全面,他认为批评语言(哲学语言)与被批评语言(文学语言)相同,都受制于永恒的自身差延。“分解不是批评活动,批评活动是分解的对象。”意义不可追索。

这些人在取消文本深度的同时,认为批评也可退场。德曼认为文学是自为的表达方式,意义“悬搁”后,“批评可从释义这重担下解放出来”。

没有释义这个任务,批评势必重新回到上世纪末流行的印象批评或美文批评。

4.2 我们承认批评无法企及真理,哪怕真理确在;批评语言也不是一种自我真实的语言,但它却是文学活动中唯一能产生有效意义的因素。

而文学不可能放弃意义,追寻意义是人类的本能,或者说,是人类肯定自身存在的方式。或许“追寻”比“意义”更为重要,但文学放弃意义追索之努力,即自我毁灭。

4.3 批评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,在于文学语言的差延是无终止的滑动和自我分解,而批评语言有中止点,或一连串中止点。每次“读出”意义就到达了一个暂止点,一个泊锚之处。

4.4 F. H. 布拉德雷认为时间之流从未来汹涌而来,流向过去;文本作为批评自我的“他者”,携带意图语言,从意义积储的过去流向未来。顺向而下,批评自我“以意逆之”才是真正的时间之流,二者交会于现刻。而明确于此刻在场的只有批评阅读。

过去的知识储量无限大,而对未来的,对下一刻,我们所知为零。对文本我们所知可达无穷,欲把握意义则有待于永远的下一刻。这就是阅读在此刻落人的张力:阅读从实用传达的终点变成文学传达起点。

五 阅读范型

5.1 批评阅读在什么地方可以暂作停顿,亦即可以声称取得了一个意义? 在有效地回应了释义范型的呼唤之时。



所谓范型，即“先读之见”。没有一张白纸上无邪的阅读，任何阅读，都有一定的意义期待。某个文化集团成员多少共同的意义期待，即阅读范型。一切意义通过范型而实现。人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，只是他们意识的投射。

因此，意义常是文化集团的意义，不太可能是“化外”的纯个人意义，也不会是全民共享的意义。

5.2 不同文化集团的意义范型之间是有冲突的。意义变成权力，批评变成欲望话语，反过来影响文本的生产。

5.3 例如，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释义范型，与中国的学院批评相一致，作为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力量而存在，而学院批评反过来创造先锋文学的能指。自朦胧诗的争论之后，这个局面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中不断出现。当今中国批评界苦于“失语症”，实际上是自行放弃批评责任。

批评在当代文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，现在竟然以自我退场留一台空白来证明。据说批评界正在寻找谋杀中国文学的凶手，不用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想象力，我们也明白：侦探查不到底，因为凶手是自己。

六 大宗师庄子

以上所论，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中，早就有所论述。套用老子的话：“反者传达之动。”让我用我的语言解读“齐物论第二”，《庄子》此篇几乎涉及了上面谈到的所有论点。

夫言非吹也。

言者有言，其所言特未定也？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鷇音，亦有辨乎？其无辨乎？

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

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

故有儒、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

文本有意义

在批评阅读前，文本之存在，是可疑的，难以确认的，甚至无意义的。

隐蔽、离场，才有真伪、是非、意义。意义并不常驻，文本更不常在。

某些人执其所见，并非真理。

儒墨二集团各有其意义范型，并欲扩张其意义权力。

下面的结论众所周知：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……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”明者，郭嵩焘注：本明。可理解为自我意识，意识的自我观照，可应乌有与无穷之矛盾，可占领意义的缺失与追索之间的空白。庄子给拙文做了结论。

1986 年—1992 年—2007 年



I - 2 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

——从现象学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体裁

一 叙述三环节中的时间向度

本文试图在泛叙述学范围内讨论叙述时间：任何叙述，其流程无例外地有三个基本环节：叙述行为，被叙述出来的文本，叙述文本的接受^①。本文将要讨论的是贯穿这三者的叙述内在时间。

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，是一种“抛出”：叙述把被叙述之物（构成整个被叙述世界的情节、空间、时间、人物等）抛出叙述主体^②所在的世界之外。“抛出”形成的叙述世界与被叙述世界之不同，是叙述的前提。格雷马斯认为叙述的最基本特征是“分离”：叙述主体向自身之外投出各种范畴，形成一种“创造性的分裂”：“一方面是陈述的主体，地点与时间的分裂，另一方面是陈述的元表现，空间表现，时间表现的分裂。”^③

叙述人主体与被叙述的人物主体不可能同一；叙述人所在的空间，与被

① 汉语的“叙述”或“叙事”二词，都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即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（被叙述之物）。英文词 narrative 或 narration，虽然与两个汉语词并不对应，却一样存在这种意义混淆，这两个词都既指 act of narrating，又指 product of narration。Gerald Prince 的定义：Narrative: The recounting (as product and process, object and act, structure and structuration) of one or more real or fictitious events. Narration: 1. narrative, a discourse representing one or more events; 2. The production of narrative. (Gerald Prince, *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*, Aldershot: Scolar Press, pp. 57—58.) 既然这不是翻译的困难，而是语言本身的缺陷，就很难让这两个术语有所分工。中国大部分文献中，两者混合使用，不加区分。谭君强译米克·巴尔书 *Narratology: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*，标题为《叙述学：叙事理论导论》，译者有意用汉语二词分别对应英文二词。利科的名著 *Temps et recit*，英译成 *Time and Narrative*，汉译成《时间与叙事》，看来法语词 recit 及大致相当的英语词 narrative 都适合被译成“叙事”。但是本文结尾会讲到，利科的重点恰恰不是文本，而是叙述行为。在本文中，我坚持用“叙述”，因为事件本身不可能叙述，叙述使变化成为事件。

② 本文用“叙述主体”一词，不用叙述学通用的术语“叙述者”，因为“叙述者”常用于小说文本分析中，而“叙述主体”在本文中指任何叙述行为者 (agent of narration)。

③ A. J. Greimas and Joseph Courtes, *Semiotics and Language: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*, tr. Larry Crist et al 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2, p. 76.



叙述的空间(事件发生地点)也不可能同一;叙述行为发生的时间,被叙述的时间(事件发生的时间)更不可能同一。叙述本身,就是在讲另一个主体(哪怕是叙述人自己),另一个地点,另一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情。诚然,这种“抛出”有远距与近距之分。最贴近的叙述,例如病人向医生主诉症状,叙述世界与被叙述世界几乎同一,“抛出”几乎难以觉察:病人主诉的是“迄今为止”的情况,从过去开始延续到现在的情况,他不可能说出“此刻”刚出现的情况:一旦说出来,此刻已成过去。而在时间意识中,当下与过去之间,有条不可跨越的本体性的鸿沟。

莫妮卡·弗路德尼克提出:“不可能同时既体验一个故事,又对这故事进行叙述,也就是说,不可能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讲成故事。”^①的确,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的时间差是保证叙述进行的条件。叙述可以叙述任何事件,就是无法叙述叙述行为本身,因为叙述行为是元叙述层次(格雷马斯上引文中称为“元表现”层次)的操作。让叙述与被叙述合一,就取消了叙述本身。

这是本文论辩的出发点,但不是讨论的终点:本文所讨论的时间向度,不仅是叙述时间,也不仅是被叙述时间,也不仅是被理解的时间,而是叙述的三个环节之间的时间关联方式。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之间的确有鸿沟,但是在叙述接受者那里,完全可以重新构筑其中的时间关系,例如医生必须把病人的主诉当作在场的事件,不然他无法做检查和诊断。

对于许多叙述样式的接受者来说,“此刻性”是接受叙述文本的基础,而此刻性的根据,是文本体裁(例如病人主诉)预设的叙述意图。一旦把叙述的三个环节联合起来讨论,叙述的“抛出”形成的时间向度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联系,本文试图讨论的就是叙述文本“意图中的内在时间向度”。

叙述既是人类交流意义的基本方式,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组成的基本方式。没有叙述,意识中就没有内在时间,意识本身就无法存在。

对于时间这个困惑了哲学家数千年的难题,胡塞尔找到了比较可能的理解方式。胡塞尔认为时间的三维实为意向中的存在,对过去,意识有“保存”(retension);对此刻,意识有“印象”(impression);对未来,意识有“预期”(pro-tension),从而意识组织成一股“时间之流”,而这个时间之流穿过形式的渠道:“维持这一切的最重要的因素,是时间之流的形式结构。”^②

利科认为,胡塞尔说的“意识时间之流的形式”,就是叙述。利科三大卷

^① Monica Fludernick, *Towards a “Natural” Narratology*, 1996, p. 252.

^② Edmund Husserl, *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*, Dordrecht: Kluwer, 1991, p. 16.



《时间与叙事》(1983—1985)详细讨论了意识如何靠叙述组织时间。利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没有叙述,意识就无法把握时间。该书第一卷开场就清晰声明:“关于时间的思考,只能是无结论的思索,只有叙述活动才能给予回应。”^①这样他把现象学与叙述学紧紧连接起来,为叙述学的发展打开了哲学向度。

但是,利科的巨著并没有清晰地回答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:在叙述的三个环节中,到底是叙述(行为),还是被叙述(文本),还是叙述的接受,构成我们意识中的时间?诚然,他有时似乎认为被叙述更为重要,他声称“没有被叙述出来的时间,无法思考时间”(There can be no thought of time without narrated time)。^②但在他的具体讨论中,叙述人主体的叙述行为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。按他的看法,模仿(mimesis,即“事件的模拟与再现”)是叙述的基础。意识用三种不同的模仿来处理时间的三维:“从情节顺序之预构(prefiguration)出发,通过情节化(emplotment)来进行建构(constructive configuration),达到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冲突的再构(refiguration)。”^③这是胡塞尔的三环节在叙述中的落实。

胡塞尔讨论意向中的时间三维,没有说主体是否一贯,而利科落实到叙述,难题就出现了:显然,叙述时间的预构,建构,以及再构,依靠的是不同的主体。本文作者想提出的问题是:当叙述具有如此不同的形式(尤其是被文化规定的体裁形式),以至于影响到其内在时间的方式的时候,它的“全部意义”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?这些变化又如何在有关主体的意识中形成不同的“人的时间”?

二 不同时间向度出现在何处?

写作本文,最早是有感于布洛克麦尔(Jens Brockmeier)的一个想法:“讨论时间与时间性,就必须讨论符号网是如何编织起来的……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时间的文化语用学(Cultural Pragmatics of Time)。”^④本文构思过程中,也

① Paul Ricoeur, *Time and Narrative*, Volume 1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5, p. 6.

② Paul Ricoeur, *Time and Narrative*, Volume 3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8, p. 241.

③ Paul Ricoeur, *Time and Narrative*, Volume 1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5, p. 181.

④ Jens Brockmeier, “The Language of Human Temporality: Narrative Schemes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Time”, *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*, vol. 2, no. 2, Spring 1995.